



■特稿

最远的妈妈 最近的爱

□刘亚华 文/图

那些年，我曾觉得您很庸俗。买东西，为多省一两毛钱，与小贩讨价还价，不惜争得口干舌燥。我站在您身边不停地催促，您却不耐烦地说，要走你先走。有一种不赢誓不罢休的决心。最终，看着您心满意足骄傲地扬着笑脸，我实在弄不明白，那一两毛钱，真的有这么重要？

那些年，我觉得您不够聪明。您没读过书，钱虽认识，但大字不识一个。您依话说话，扁担倒地上了都不知道是一字。签名画押是您的难处，父亲寄来的汇款单，是我代您签的名，每次取钱您都牵着我，生怕一不小心将我和钱都弄丢。

那些年，我觉得您不够慈祥。我回家迟就听见您的唠叨声，我吃饭慢听见您的催促，考试没考好，我甚至看见您举起了扫帚，重重地拍打在我的屁股上，“疼在儿身，痛在

娘心。”而您分明泪湿眼角，仿佛没读好书的有责任在您，而不在我。

那些年，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，皮肤晒得黝黑、眼睛浑浊，发髻松散、衣服老旧，我觉得您不够漂亮。您那辆三轮车，锈迹斑斑了，还骑到学校来看望我。我低着头担心有同学会说，“看，你奶奶来了。”您将几个熟鸡蛋塞进我包里，却没看见我阴沉着的脸，仍然爱怜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。那以后，您来学校少了，是因为我一再告诉您，以后别再来学校看我了。那些年，我想离您远远的，远离您的叮嘱，避开您的束缚和唠叨，过一种没有您，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。

现在，我在外工作打拼，同样也做了母亲，您的爱依旧如影随形。您帮我带孩子、煮鸡汤、做家务，事事抢着干。可我渐渐发现，您老了，真的老了，眼睛成了近视，斗大的碗放在您面前，您找了半天却找不见；去街上买盐，您居然忘了却拎了我最爱吃的香梨回来；您牙痛，三天

两头打吊水也没治好，每天只好含着盐水忍着叫。您自己说，真老了，老了不中用了。我安慰您，老了怕啥，您不还有我呢。您反问我，你能永远跟我呆在一起吗？那些年，你不是想离我远去的吗？

我惊讶了，原来您早已洞悉我的心。曾经的我不懂事，无情地伤害了您，可您却从来没有嫌弃过我。我心里暗下决心，您的下半辈子，我们一起过，永远一起过。

这些年，我也终于懂得，您是深爱我的，我也无法远离您，最远的您是我最近的爱，您的爱永远都在不远的地方等我。我们就像树与藤，即使看起来是分开的，但心永远会在一起。我很感谢您曾经的恨铁不成钢，教会我在困境里也要努力上进；是您锱铢必较、分文必争、勤俭节约，才让我顺利读完大学；是您告诉我平淡的生活才最真实。

母亲，我要像您爱我一样爱您；母亲，以前您把我养大，以后我陪您变老。

陪伴是最好的礼物

□任航 文/图

世上最美好的事儿是，我已长大，您还未老；我有能力报答，您仍然健康。

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没有陪在母亲身边给她过一个母亲节，但是每年的母亲节我都是提前好几天就想着为母亲挑选一件礼物。但每每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，我却什么礼物也没有买，不是不想去买，而是觉得任何礼物都无法比拟我能在她身边陪她一天的好。

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呆了四年，被所有人误认为过得多潇洒，不知道是在活给别人看，还是在过自己的日子。爱我的家人，也深知不可辜负，可只是想做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儿子。

沧海桑田，总有一个瘦弱的身影光灿成那轮不消逝的弯月，高悬天际，默默无语。

她，谈不上相貌出众，但在我心中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平凡的五官，一头黑密的长发，笑起来眼角总会有深深的鱼尾纹，皮肤也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枯槁，她也不会去刻意打扮，从来都是：干干净净就可以了，朴实而大方。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亲切又有礼貌，任何时候



见到她，就好像百花盛开的春天，总能让我倍感温暖。我的心只想赶快往她身上腻去，就像在花海里，享受那撒娇的幸福。她，就是我的母亲。

想起我每一次回家的情景，母亲总是在两天前就准备好我爱吃的菜。我回家那天，母亲欣喜而忙碌。我的口味像是她心下随时等待启动的程序，只消我一个“信号”，就不知疲倦地自动运转起来。

她知道我特别喜欢红烧鸡爪，所以每次我回家，餐桌上总是少不了这道菜。我在菜场里见到过无数的母亲，听她们买菜的时候笑盈盈地说，给我来点什么菜，我儿子要回来。那一刻我总是特别感动。我知道，每一个从外乡归来的孩子，总是特别喜欢吃母亲做的菜。因为只有母亲最了解自己孩子的喜好。他们

能从母亲的菜里吃到自己的过往、自己的童年。我们在家里吃到的每一顿饭，都是母亲为我们精心炮制的盛宴。

少年的时候，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。青年的时候，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。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，人生有了春也开始了夏的时候，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、深刻的爱。我们也许突然感悟，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，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，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，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。往往是在回首的片刻，在远行之前，在离别之中，蓦然发现我们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视线，从未离开过母亲的牵挂。

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我们又回报母亲什么呢？你有没有端详过，妈妈现在的样子？是否头发苍白？是否皱纹已布满了她温柔的脸庞？

随着生命的脚步前进，当我们已成熟、独立地步入社会后，去感受母亲额头的皱纹、母亲满头的白发的时候，我们有时竟难以分辨，老了的，究竟是我们的母亲，还是我们的岁月？

母爱是一纸合同。合同里只有甲方，义务无边，回报豁免。

母爱是天，是我们一生永远不尽的亏欠。爱别等，孝别迟，母亲节，打一通电话，陪她吃顿饭、聊聊天，我们能报答她的，唯有好好陪伴。

妈，节日快乐！



背娘

□谭云 文/图

毫不夸张地说，人到中年的我，从没背过娘。这一次背娘——也是头一次背娘，却让我背出了满脸泪花。

那天，我家的房子装修好后，我把80岁的娘从农村接到城里来，让她感受一下新家的现代氛围。娘长得很矮，一米五的个头；娘长得很瘦，七八十斤的体重。由于我家住在四楼，娘爬楼费劲，我弯腰背娘上楼。

说实话，娘养了我四十多年，我还从未背过娘呢。当我把娘背上后背时，娘的体重竟然超出了我的估算——背上的娘，娇小得像一个旅行包。本以为累得一步一吭喘的我，竟然轻松地背着娘，腾腾地迈步上楼。走到二楼楼梯拐角处时，我忽觉后腰有什么硬物硌了一下，瞬间我便明白了：娘太瘦了，瘦得近乎皮包骨了。

我的心里突然酸涩起来，眼前浮现出娘含辛茹苦抚养我们长大的一幕幕往事来：娘一生生育了我们6个孩子，每个孩子都在娘的背上驮了三四年。这样算来，娘竟有24年在背着她的孩子。尤其是我，小时候体弱多病，生下来时只有四斤多重，父亲本想把我扔掉算了，可娘坚持把我留了下来。

她白天用高粱米粥一口口吹凉，喂我。晚上则背着我在前街

后院里转——小时的我怪，一放到炕上就哭闹不止，一驮上娘的背就变得安静下来。所以，直到5岁了，娘还背着我。多少不眠之夜，劳累了一天的娘背着我在乡间的小路上徘徊；多少个刮风下雨的日子，娘披着塑料布在村头村尾转，边走边紧紧地托着背上的我。那时的我，真是不省心到了极点，据姐姐说，当时我在娘的背上一趴就是一个下午。不管娘蹲身铲草，还是弯腰摘棉桃，我就像吸血虫一样赖在娘的背上不肯下来，以至于常将娘的后背尿得一塌糊涂……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城市一隅扎下了营盘，娘却留在了她深爱的乡村。娘极少到城里来，一是住不惯，二是怕给我和家人添麻烦。平时，因为工作忙，我也很少回去看娘。想一想，这辈子欠娘的太多了。羊羔跪乳，乌鸦反哺，现在，娘老了，我壮了，该是我背娘的时候了。

一步一步、一阶一阶、一层一层……楼道里，上下楼的住户们诧异地看着这样的一幕：一位中年男人，背着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在狭窄的楼道里攀登。当他们看明白这一切后，纷纷主动给我们娘儿俩让出了道儿。

背上的娘又瘦又轻，我的心又酸又痛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